

· 散文专辑 ·

榕樹文學叢刊





散文专辑  
一九八二年第三辑  
总第十二辑

# 榕樹文學叢刊

《榕树文学丛刊》编辑部

福建人民出版社

榕树文学丛刊  
一九八二年第三辑  
(总第十二辑)  
散文专辑

---

编辑者

榕树文学丛刊编辑部

(本辑由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编)

出版者

福建人民出版社

发行者

福建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福建新华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14.375印张 329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2700

书号: 10173·389

定价: 1.26元

# 目 录

|                  |           |
|------------------|-----------|
| 在祖国天空的云彩上·····   | 张 炯 ( 1 ) |
| 海的呼吸 (外一篇) ····· | 雁 翼 ( 6 ) |
| 一个从事写作的商人        |           |
| ——《访美归来》片断·····  | 林 非 (13)  |
| 海滨偶拾 (三则) ·····  | 丹 晨 (19)  |
| 人·鼠·猫·····       | 林 呐 (25)  |
| 湖滨夜语·····        | 姜德明 (32)  |
| 春风吹又生·····       | 吴 岩 (38)  |
| 银河一颗星·····       | 羊 翠 (44)  |
| 幻觉·····          | 王 颖 (52)  |
| 我的忏悔·····        | 王啸平 (64)  |
| 黄花碧血·····        | 宋祝平 (70)  |
| 谒黄花岗·····        | 沈仁康 (74)  |

## 青山流水叩心弦

- 访史录之一……………张 惟 (80)
- 于山上的菊花……………陈章汉 (85)

- 翠湖日记……………苏 晨 (89)
- 实习陪送员日记……………黄明定 (118)
- 武夷杜鹃……………林群英 (126)
- 送您一束水仙花……………章 武 (130)
- 我和福州……………刘小敏 (135)
- 书坊随笔……………黄文山 (138)
- 海沙漫忆……………林文宝 (143)
- 故乡，我的故乡……………王光明 (148)
- 椰雕的思念……………洪 毅 (153)
- 橄榄……………冰 凌 (160)
- 豆油灯……………阮 霞 (163)

- 武夷山上的笑声……………黄衣青 (165)
- 孩子们养蚕的启示……………姚春澍 (169)

## 牛

- 童年散记……………陈先喜 (176)
- 一个孩子的梦……………蔡一鹏 (182)
- 照相……………孟国楚 (186)
- 回忆我的学生……………施晓宇 (190)
- 高高的青山下（外一章）……………杨浦生 (192)

|            |           |
|------------|-----------|
| 月是故乡明      | 符启文 (197) |
| 母子石和老人石    | 何少川 (202) |
| 夹竹桃 (外三章)  | 楼肇明 (206) |
| 早晨——亭午——傍晚 | 徐柏容 (210) |
| 秋水如神       |           |

|              |           |
|--------------|-----------|
| ——游泳的黄金季节和乐趣 | 郑庭椿 (216) |
|--------------|-----------|

|                    |           |
|--------------------|-----------|
| 访丁玲谈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及其他 | 丁景唐 (448) |
| 忆余老                | 郑朝宗 (221) |
| 永恒的怀念              |           |

|            |           |
|------------|-----------|
| ——悼人类学家吴定良 | 公 盾 (226) |
|------------|-----------|

#### 与梅并作十分春

|          |           |
|----------|-----------|
| ——回忆我的祖父 | 黄贤俊 (235) |
|----------|-----------|

|    |           |
|----|-----------|
| 师祭 | 陈慧瑛 (242) |
|----|-----------|

#### 酒肆

|        |           |
|--------|-----------|
| ——访日随笔 | 邵 刚 (247) |
|--------|-----------|

|     |           |
|-----|-----------|
| 关山月 | 陈国英 (251) |
|-----|-----------|

|          |           |
|----------|-----------|
| 村后有眼清清的泉 | 胡汉平 (256) |
|----------|-----------|

|         |           |
|---------|-----------|
| 茫茫大海一条路 | 艾青峰 (261) |
|---------|-----------|

|      |           |
|------|-----------|
| 心曲悠悠 | 陈存诚 (269) |
|------|-----------|

|      |             |
|------|-------------|
| 海的女儿 | 梅田 永年 (276) |
|------|-------------|

|     |           |
|-----|-----------|
| 友情颂 | 陈 旭 (282) |
|-----|-----------|

|       |           |
|-------|-----------|
| 第二次做客 | 俞明德 (290) |
|-------|-----------|

|    |           |
|----|-----------|
| 芙蓉 | 林水土 (296) |
|----|-----------|

|                |             |
|----------------|-------------|
| 我爱长白山的石头·····  | 李炳银 (302)   |
| 黄土高原赋·····     | 汪征鲁 (307)   |
| 可见的韵律·····     | 沈继生 (312)   |
| 我爱你呵，茶卡盐湖····· | 无 巧 (316)   |
| 石松·····        | 陈 叙 (321)   |
| “八闽艺海”漾珠光····· | 林懋义 (327)   |
| 堂妹·····        | 庄河水 (330)   |
| 吉祥鸟·····       | 夏 雨 (334)   |
| 憩·····         | 蒲 苇 (343)   |
| 咸味岛·····       | 何靖 唐敏 (347) |

|                |           |
|----------------|-----------|
| 走笔写清源（三章）····· | 陈瑞统 (351) |
| 清清溪水木兰陂·····   | 陈金添 (356) |
| 宝珠岛一日游·····    | 王伟伟 (361) |
| 在澳门的这一边·····   | 方闻之 (366) |
| 碧街散记·····      | 谷 旭 (372) |
| 椰风赋·····       | 忆 梅 (378) |
| 鼓浪屿风情·····     | 钱 虹 (381) |
| 我不愿失去它们·····   | 彭新琪 (387) |
| 侄子·····        | 子 羊 (390) |
| 茉莉·····        | 任凤生 (393) |
| 重逢·····        | 蒋夷牧 (397) |
| 李荣喜进城·····     | 庄之明 (402) |
| 郑汴纪行·····      | 陈绮弘 (405) |

**“有求必应，有信皆回”**

——记汪德耀教授和罗曼·罗兰的交往……彭一万（410）

**怀念与崇敬**

——忆洪深先生在厦门的日子……黎舟 桂瑜（416）

阿索林散文二题……程 征译（423）

普里希文散文三篇……庄泽义 韩珍重译（427）

山上的湖……〔日〕户塚文子著  
冯 度译（431）

漫话韩愈的散文……陈乐民（434）

人乎？神乎？见微知著……朱建平（442）

封面设计……范一辛

武夷三仰峰（国画）……（封二）郑 岩

春归图（国画）……（封三）陈爱萍

题花……幽 燕

扉页题图……严家梅

## 在祖国天空的云彩上

张 炯

小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美丽的梦:自己翱翔在蔚蓝色的天空,空气象水一样明净,也象水一样轻柔。我伸开两手划着空气前进,仿佛划着水流游泳似的。飞过树梢,游过屋尖,升到山顶,终于到达那云彩上面……

但是醒来却懊丧极了,因为它毕竟是个梦。

而在人民共和国的年代里,我的梦想到底实现了。随着我国航空运输事业的发达,我象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那样,一次又一次登上民航机,飞行在祖国大地的上空,目睹了壮美的空中景色,俯瞰了机翼下如画的山川。

不过,我的第一次空中旅行却相当失望。当我乘坐的三叉戟喷气机从机场跑道升空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气候又不好,连星星也没有。我扒着舷舱往外望去,很久很久竟把机翼上的一盏灯光,当成是永不移易方向的奇特的星辰。

这次我是从北京飞向成都。航线下本是巍巍的太行山、黄河、渭水、关中平原、汉中盆地,以及危乎高哉的秦岭、大巴山。那

该是多么雄伟壮观的山河啊！可这一切都沉没在黑黝黝的夜色里，真是叫人懊恼。只是在飞越关中平原时，也许天气晴朗，机翼下突然可以看到一片灿烂的灯火，闪闪烁烁，勾勒一个方形城郭的模样。我猛地醒悟过来，这正是古城西安。灯光和城市的轮廓都越来越清晰了。飞机飞临城市上空，虽然在七千公尺的高度，却使人感到，那古老而又新兴的工业城市仿佛在沸腾，就象宇宙深穹的银河，密集着亿万星辰。而且这灯光还向西延续，有若一条珠链横贯秦川，联结着另一座城市，那大约是另一新兴的工业重镇咸阳吧！周、秦、汉、唐……古代煌煌帝国的京城畿辅，汉民族伟大的文化摇篮，就这样一闪而过。我正想象那阿房宫、未央宫、大雁塔、华清池……视野所及，却又是漆黑迷茫的无边夜网了。

一小时后，我还没发觉，飞机已向成都机场降落了。

但在往后的多次旅行中，我毕竟饱览了祖国天南地北的无限壮丽的山川。

我见过云贵高原那赭红色土壤而又绿野盈畴的山群平坝，见过机翼下波平如镜的五百里滇池和雄奇峻险的龙门西山。

我见过横跨三江、满是红瓦屋顶的巨大城市武汉和江汉平原上那星罗棋布的闪光的湖泊，见过“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见过碧水如练、百舸争流的湘江和那耸立南天的衡山。

我见过阡陌纵横、平川千里的中原大地，见过来自天上、“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见过高如土坯，然而青苍郁绿、不减峻险的泰山，见过在夕阳照耀下象红铜般闪亮的著名的水乡——白洋淀。

我也见过挺拔于松辽平原上的千山群峰，烟尘滚滚的三角工业区——沈阳、抚顺和本溪，见过那里如林的烟囱，如网的车道。

我还见过闽浙秀丽的山峦，云翳雾绕蜿蜒起伏，杭嘉湖富庶

的绿洲，水道纵横，四通八达；大上海，高楼鳞比；太湖岸，渔舟密集；更见过宁沪线上奔驰的列车，酷似爬行的玩具，繁华的大阜小镇，仿佛儿童的积木，那浩浩长江上的船帆，更如翩跹的蝴蝶、飘零的花瓣……

然而最使我难忘的却是一次从南昌到北京的航程。

那一天从南昌机场起飞时，阳光灿烂，碧空如洗。我乘的是子爵号，飞行高度比较低。起飞后，村庄、田野、城市全都耀发着鲜亮的色彩，历历在目。一会儿便掠过波光粼粼的鄱阳湖，翘首西望，青山如黛，群峰峙起，隐现在云水迷茫的远方。我忽然记起毛主席的诗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是的，那就是庐山。而向机翼前方望去，长江如带，从西方飘然而下，系上一湖鄱阳水，又向东北飘然而去。不一会儿，飞机便飞临长江上空。这浩荡大江立即以吞纳百川的气魄，展现在眼底：浑黄的江流，依稀可见波涛奔涌，无数的小河从南北向它汇集；江面上一列列船队，在拖轮曳引下，有如列车似的，缓缓游动。皖南的群山从东南方向迤邐而来，如起伏的巨大浪涛，如奋鬣的一群奔马。那把头颅、浪峰高高昂起的，也许就是名闻中外的九华山、黄山吧！江北面，则一片缀满湖泊的平野，麦黄稻绿，就象大幅的绣花锦缎，还嵌镶着宝石，光彩熠熠地向前铺

去……

前面，天色很快暗淡下来，似乎遇到了雨云。机身眨眼间便被雾腾腾的云气包围住，一绺绺流云从舷窗口掠过，仿佛伸手可掬。上下左右，除了这灰白色的浓云，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我正感到惋惜，飞机忽然又穿出了云层，飞到云层上面来了。

也是在这一瞬间，我完全被眼前的见所未见的磅礴、美妙、壮伟的景色惊住了：头顶的天穹，蓝得象被拌和了紫色，真正象大海那么湛蓝。而机翼下、舷窗外的云层却仿佛一望无际的雪原，白皑皑地在太阳的强烈照耀下闪着耀眼的光辉。这雪原并不平整，到处耸立着雪堆和奇形怪状的冰山，如同北极的冰原一样。有的地方，在那崩云堆玉的冰山包围中，突然又出现一泓碧水，一片淡蓝色的海湾，宛若天池，辉映着天山上的座座雪峰。一会儿，阳光西斜，那云山云海的背光处和受光处，立即显出明暗，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立体感。有的象玲珑剔透的假山；有的象簇拥狂奔的兽群；有的象朵朵莲花；有的象翩翩舞女；有的象悬崖峭壁，屹立千仞；有的象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目瞪口呆，如临山阴道上，如入胜境蓬莱，完全被那奇丽得难以想象的景色陶醉了。

而后随着夕阳西下，整个西方的天际都燃烧起来了。云层被染成金色、金红色、火红色、紫红色、绛紫色。千里云霞，烁石流金、光华四射，彩彻天衢，简直象神话的世界，让人兴奋不能自己，也不可名状。

飞机就在这神话般的世界中翱翔。

是的，我不能不赞美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梦想，不能不赞美第一个把这智慧和梦想变为现实的飞机的创造者。而人类的智慧和梦想又是无止境的。今天，上天的卫星、飞船，还有以想象不到的高速向宇宙深处疾飞而去的火箭，又会给人类开拓多少见所

未见的神奇美色啊！也许有朝一日，人类还会到达那辉煌灿烂的银河系哩！

于是我又想起古城西安那璀璨的灯火！

我的祖国是美丽的，但我想，这东方文明古老摇篮的土地上，定会孕育更加聪睿的智慧，更加美丽的梦想，三山五岳，黄河长江，一定会召唤一代又一代新人，去把更出色的智慧和梦想，化为更瑰丽的现实！

飞机还在祖国上空的云彩上飞行，我仍然沉浸在自己那悠远的充满坚定信念的遐思里，落日的壮观虽已从眼帘消失，但我深信，明天在东方的天宇上必将光华万丈，一轮殷红的太阳挟带夺目的朝晖，必将重新冉冉升起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 海的呼吸（外一篇）

雁 翼

那是一次力的再认识，深感到自己是个弱者，但并非没有走向强者的路。

轮船出了虎门，告别了珠江，驶进了南海不多久，天已经全黑下来了。诗人访问团的同志们，饱尝了迷人的海的黄昏之后，也回到了房间，有的躺在床上，闭眼整理大脑里海的印象，构思着海的诗；有的坐在灯下，在本子上记叙着海的随感；一群年纪较轻的诗人，却安静不下来，他们被大海陶醉了，笑着，闹着，朗诵着新得的诗句。而我，虽然很想把自己变年轻，参加他们中间去笑闹一阵，年纪终究不饶人，再加上这几天开会、访友、交涉、研究访问事务，身体实在疲倦。倒在床上就入梦！

那是另外一种样式的梦态，由于大脑皮层的疲倦、麻木，大海黄昏的景象虽美，并没有印进脑的记忆神经中去，但又并非空虚，而是杂乱无章，忽而是峨眉云峰、忽而是家乡枣林、又忽而是东北雪野、甚至出现了雁走蓝宇，灯下书桌，象一部接错了镜头的电影，其中偏偏没有江河和海的镜头。

大约午夜一时许，我被惊醒了。

惊醒我的声响，不是轮船汽笛的呼喊、不是海的怒吼，而是桌子上一只茶杯的滚落——金属与金属的碰击，这时候我才发现，船体在颤抖，象是人从梦中被冻醒那样的发抖，开始，我还以为是船的轮机转动的震荡，慢慢的，我觉得心悬空了，忙爬起来，用手抚住了胸口，让不安定的心安定下来。

哇的一声，有人呕吐了。俯首观看，是艾青的夫人高瑛。传染病似的，我也想呕吐了，就忙从床的上层爬下来，仿佛离甲板近了，心也就会稳住。

我拉开了门，想换几口新鲜空气。而船舷外月光下的海面，并没有想象中的狂浪，甚至显得出奇的平静，可是门里，人们却痛苦的呕吐着，靠着床喘息着。连在海边生活的诗人韦丘，也依着枕头，手抚着胸脯，闭眼皱眉，努力控制着心的位置。

独有访问团团长、老诗人艾青，平静的躺在床上，好象闭眼思索着诗，又好象已经睡熟，仿佛船的颤抖，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哧哧的笑声。那是诗人胡昭、周良沛、孙静轩的笑声，大约，他们没有晕船。也许，为了寻找力量和勇气，我挣扎着，扶着墙走了过去，使我吃惊的是，他们比老诗人邹获帆、吕剑、玉杲还狼狈、吐的吐，喘的喘，捶胸的捶胸，拍背的拍背，但彼此都笑着，有的淌着眼泪笑，有的流着鼻涕笑，笑得那样酸苦，又笑得那样甜蜜和得意，仿佛用那酸甜苦辣的笑，感谢大海还给他们的天真。

我努力闭紧了嘴，怕那笑启开自己的唇，把胸膛里涌动的酸和苦的物吐出来。

而诗友们又偏偏逗我发笑。

这是一种理智和感情的较量。

刘祖慈抹着眼睛、捶着胸脯说：“哎呀，把肚子里的老本都

吐光了。”突然，他抽开了笔、摊开了本子：“我吐给大海这么多，大海算有情，还给我一首诗。”真的，他写了起来。

而体壮、好乐、善幽默的诗人雷霆，好汉似的说：“别自作多情了，大海根本……”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忙按住了胸脯，接着就是哇的一声……

我赶快走出房间，把身体紧紧靠在船舷栏杆上。

身后传来了诗友的话：“怎么，你也想把心吐给大海，换回一首诗？”

我没有敢张嘴答话。但并不是害怕吐出心，而是想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压住那胸膛里的酸苦。

苦酸的浪，在胸膛里涌动着。

而眼前的海面上，我并没有看见浪，只有月光，在海水里轻轻摇晃。而那摇晃着的月影，我以为，是轮船的脚步所激起的。那船体自身的颤抖和摇晃，也是它的脚步所震荡。

我思忖着：“是海摇撼着船？还是船震荡着海？”

这个问题，十七年前就挤进了我的大脑，那是一九六二年仲夏，我从青岛去大连，也是月夜，也是这样依着栏杆，望着海中的月影，望着轮船的脚步荡起的一层一层的浪花滚开去，滚开去，身和心都感触着船体的震抖。似乎，并不和今天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那时候的海上是一船安静的梦，而今天的船上却是呕吐和酸苦的笑。连我自己的心，也吊荡的难忍。

一阵平静而轻的脚步声打断了我的思索。

值夜班的水手走来，走到我的身边，他站下了，望着我，眼睛的语言是：“吐了？”我没有回答，反问他：“海上的风浪几级？”他也没有回答，扭头望了一眼房间里的景状，笑了笑：“没啥，睡吧，睡着就好了。”说罢，又稳静的走去，象走在陆地的柏油马路上。走了几步又回转头来，安慰似的补充了一句：“没啥，

才四级。”

是的，才四级，对于海员们，这是很平常的，算不上什么。只有七级、八级、九级，在他们的生活中才算得上风浪。

而我，四级风浪就已经难以忍受，海的力量多么大呵。

突然，我觉得大海象一头雄狮，此刻，它只是刚睡醒来，伸了个懒腰，轻轻抖了抖鬃毛，而我，它身上一只草叶上的一只蚂蚁，就觉得心悬胆吊。倘若它奔驰起来呢？……

我沉思的走回房间，诗友们已经吐够，喘息的依在枕头上控制着自己。独有老诗人艾青，仍然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那样平静而安稳，象是构思着海的诗，又象是已经睡熟。

这时候，我又想起了那稳静的水手。他是从七级、八级、九级风浪中走过来的人，而老诗人艾青，不也是从七级、八级、九级风浪中走过来的嘛！不过，他经历、战胜的是另一种样式的风浪。

只有敢于、勇于在风浪中生活的人，才可能成为水手。

我躺在了床上，感触着船的颤抖和摇晃，努力的控制着自己的心，不让它吊悬。

呵，海的力量多么大，只是轻轻的呼吸，就使我心悬胃倒。但我又似乎觉得，我经历了一场力的再认识，虽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弱者，但并没有绝望，因为，我知道了走向强者的路……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夜上海

### 绛紫色的爱情

海员的爱情是有个性的，例如老船长，每一次远航归来，妻子给他准备的第一顿饭，一定是净葱净肉的水饺。而送他上船远航的时候，也一定是葱油千层饼外加鸡蛋酸辣汤，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难改的。轮机长的爱情则是两盆茉莉花，一盆留在妻子的窗台上，一盆带在自己的身边，用剑麻绳固定在他的床头。